

“汉廷老吏”虞集

李舜臣 欧阳江琳 著

虞集

予每見東坡先生真蹟大抵筆法尚骨力不拘一勢而初甚州州地

甲能發掉淋漓波驚卷舒
翰墨淋漓濕似有江流
孤鶴來喚起蘇仙游去歸

虞集

江右名家研究丛书

“汉廷老吏”虞集

李舜臣 欧阳江琳 著

叩舷散棹，
淋漓波瑟，
卷舒
翰墨，
淋漓
似有
江志
孤鶴
來喚
起蘇
仙游
去屏

虞集

予每見東坡先生真蹟，大抵筆法

尚骨力不拘，體勢不似惠州秋地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廷老吏”虞集 / 李舜臣, 欧阳江琳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5.12

(江右名家研究丛书)

ISBN 7-81075-623-0

I. 汉… II. ①李…②欧… III. 虞集 (1272~1348)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537 号

“汉廷老吏”虞集

著 者 李舜臣 欧阳江琳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编 33004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西太元科技有限公司照排部

印 刷 江西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90mm × 1240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75-623-0/K·028

定 价 25.00 元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叩舷散棹湘波碧卷舒
藕墨淋漓湿似有江子亦
孤鹤来喫饱蓴仙游未辟

责任编辑 / 陈昌怡
封面设计 / 王瑞英
责任印制 / 赵晓琴

虞集

予每見東坡先生真漢大抵茅渚
尚骨力不拘：體勢不似善州然也

叩舷叢陣瀾波碧卷舒
藕葉淋漓濕竹青江東
孤鶴來喚兒孫仙俗未歸

虞集

予每見東坡先生真蹟大抵筆法
尚骨力不拘體勢不以甚州林也

目 录

引言：杏花春雨一诗翁 (1)

第 1 章 家世与少年

第一节 衡山道士驻飞车 (5)
第二节 千载儒宗出相家 (9)
第三节 干戈战乱中的童年 (16)

第 2 章 寓居崇仁

第一节 崇仁佳山水 (25)
第二节 志存高远 (33)
第三节 师从吴澄 (37)
第四节 受知董公 (42)

第 3 章 初至京师

第一节 憧憬与苦闷 (49)
第二节 崭露文坛 (58)

第4章 从助教到博士

- 第一节 崇本立教····· (70)
- 第二节 归家悼亡····· (78)
- 第三节 仕途沉浮····· (83)

第5章 在延祐朝中

- 第一节 二度出仕····· (93)
- 第二节 代祀西岳····· (101)
- 第三节 征召吴澄····· (111)
- 第四节 省墓吴中····· (119)

第6章 仕宦显融犹叹贫

- 第一节 至治有遗音····· (128)
- 第二节 仕宦显融····· (134)
- 第三节 关心时政····· (139)
- 第四节 贫士的哀吟····· (144)

第7章 奎章阁学士的才华

- 第一节 政治才能····· (154)
- 第二节 一代良史····· (158)
- 第三节 优游翰墨····· (165)
- 第四节 汉廷老吏····· (176)
- 第五节 忽听春雨忆江南····· (183)

第8章 归隐生涯

- 第一节 衰朽虚蒙宣室问 (191)
- 第二节 讲道授业 (200)
- 第三节 求禅问道 (207)
- 第四节 晚境悲欢 (215)

第9章 声名满天下 翰墨落人间

- 第一节 “光芒变化,诸体咸备”的诗歌艺术 (225)
- 第二节 “辞翰兼美,情韵丰润”的道园词 (238)
- 第三节 “年易正大,纾徐委备”的散文艺术 (244)

结 语 (254)

附录 虞集年谱 (257)

主要参考文献 (316)

后 记 (320)

引 言

杏花春雨一诗翁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
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
御沟冰泮水接蓝。飞燕语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
凭谁寄、金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风入松·寄柯敬仲》

元统元年(1333)三月的京师，乍暖还寒。一位神情端庄、两鬓斑白的诗翁，倚靠窗前，透过重重帘幕，凝望着细雨中低飞的燕子，不禁回想起当年与友人柯敬仲在馆阁中一同赏书鉴画、品茗赓诗的情景，那是何等风雅畅快的日子！可如今，朋友已远隔一方，引着一群名士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流连吟咏，而自己却仍滞留在京师阴冷的寓所里。念及此，诗翁百感交集，遂吟唱出以上这首词作。

这诗翁，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虞集，字伯生，号道园、青城樵者、邵庵先生、芝亭老人等，祖籍四川仁寿，诞生湖南衡州，侨居江西崇仁。历仕元成宗至元顺帝数朝，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他是元中期最负盛

名的文人，与之同时的欧阳玄说：“皇元混一天下三十余年，虞雍公赫然以文鸣于朝著之间，天下之士翕然，谓公之文当代之巨擘也。”^①四库馆臣则云：“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迹其陶铸群才，不减庐陵之在北宋。”^②

然而，在今人的印象里，虞集却不过是一位擅长写朝廷典册、碑铭，行状等应制文章的馆阁文臣；他的诗虽偶有佳作，但大多写得雍容典正，缺乏现实感，因此，他虽历来备受称誉，实际的创作成就却并不很高，在文学史上只能属二流作家。

究竟如何认识虞集？这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必须要在认真考察他的生平、诗文以及所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方可能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但首先值得深思是，对于这样一位文人，古人与今人为何会有如此悬殊的评议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凡论元代文学，必言杂剧、散曲，而诗文则没有引起足够之重视。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不过，有一点庶几可以肯定，这是受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杂剧、散曲是在元代兴起和发展的，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像马致远、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等一批光耀千古的杂剧家、散曲家，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和才华，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颇意味的是，据元末孔齐《至正直记》记载，虞集曾论

虞文靖公邵庵像



虞集像

当时的文学也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其所谓杂剧者，虽曰本于梨园之戏，中间多以古史编成，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③此则材料不见于虞集的文集中，其可靠性值得怀疑。不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元人自己也是以散曲、杂剧而自矜的。事实上，元代文学的最大亮色，也的确是杂剧和散曲。

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这些元曲家的生平事迹时，发现有关他们的材料实在不多。这似乎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元曲家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在当时还是相当低微的，而真正处于文化中心的仍是那些正统的诗文作家。今之所轻，乃彼之所重。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一代之“绝艺”，而忽略了对当时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士们，特别是像虞集这样的诗文大家。

有元一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民族矛盾也空前尖锐，汉族文士在蒙古权臣的挤压下，生存空间十分狭窄，甚至有所谓“九儒十丐”的传言。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元代历朝帝王对儒士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摒弃，他们在不断汉化的过程，重用了不少汉族文人。忽必烈时代的许衡、姚枢等人，皆是显赫一时的文臣；大德、延祐年间，元廷还恢复了已停止七十余年之久的科举考试，文人境遇进一步得到改善，不少文士也由此被封官授爵。文宗时期，更是风雅盛行，开奎章阁延纳文士，优游翰墨，元代文化由此走向繁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文士们发挥了极大的创作潜能，佳构篇什，错彩纷呈。明人胡应麟甚至认为，元诗是“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启正德、嘉靖之途”（《诗薮·外编》卷六），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虞集恰好生活在元代最为承平之时，不仅见证了元代诗文发展、兴盛的整个过程，而且还以自己的实际创作推动着元代诗文的发展，甚至引领着元中后期诗文风气的变迁。

虞集除早岁经历了宋元鼎革裂变的动荡外，一生基本走的是正统士人标准的人生道路：问学、仕途、交游、致仕。这样看上去略显平淡、乏味的人生，或许也是他不为今人所重视的原因之一。毋庸讳言，虞集存留下的诗文，的确有很大部分是歌颂、粉饰元蒙统治者的，这是他作为一名馆阁文臣的应有之职。但仔细研读他的诗文，我们发现，这只是他的显性一面。由于江南儒士地位的急剧下降和客观存在的民族歧视，虞集也遇到了一般知识分子难以避免的精神上的困顿和危机，他既想像传统士人一样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又想归隐山林，安贫守道，“仕”与“隐”的矛盾几乎交织着他的整个人生。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元蒙统治下的南方文士的普遍境遇和人生态度。

《风入松·寄柯敬仲》一词，为虞集带来了极高的声誉。据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记载，此词一出，因“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而此曲遂遍满海内”，人们甚至将其绣在罗帕上，竞相传唱。的确，从艺术特色和情感意蕴看，此词堪为元词的压卷之作。词的上片，是追忆当年与柯敬仲在馆阁中雍容疏狂的生活，意象婉丽，颇有花间、台阁之意趣，然词人却用情细腻绵长，寄予了对朋友深切思念；下片笔势稍转，由眼前之景而及远方友人，又因山长水阔，金字泥缄，无人与寄，故不免又嘘唏嗟叹。末了以“杏花春雨江南”歇拍，是神来之笔，宛若天成，与前面的华艳词采形成鲜明对比，可谓豪华落尽，终见真淳。读至此，一位俊迈飘逸、典雅清矍的诗翁，仿佛正从杏花春雨中向我们走来……

注：

①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虞雍公神道碑》，《四库全书》本。

②永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道园学古录》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第1440页。

③孔齐《至正直记》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第 1 章

家世与少年

第一节 衡山道士驻飞车

湍急的湘江水在流经湖湘中部的万山丛中后,汇集涓涓溪流,水面渐宽,荡溢出一片肥沃、富庶的盆地,这便是古代衡州(今衡阳)的治所。衡州建置于隋代年间,是湖湘大地最古老的州郡之一。这里,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有“寰中佳丽”、“江南明珠”之美誉,一直是湖湘政治、文化、军事的重镇。

衡州,古代又称为“雁城”。相传,在城南有一座山峰,向南飞翔的大雁至此而北回,人们称此峰为回雁峰。古人常有“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衡阳雁去无留意”之类的诗句,皆是抒写去国离乡之愁。衡州境内的南岳衡山,更以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景观和深厚浓郁的佛道文化吸引了无数骚人墨客驻足于此,流连山水胜景。唐代大诗人李白、韩愈、宋代黄庭坚都曾至此揽胜抒怀,留下脍炙人口的佳句。据说,杜甫晚年亦流寓湖湘,在衡州治下的耒阳县的一叶小舟上,写下最后的诗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位饱罹忧患的诗人至死依然没有忘怀国家人民。

五百多年后，衡州又孕育了一代文宗——虞集。不过，这次他不像杜甫那样完成人生之绝唱，而是迎来生命的第一线曙光。

南宋咸淳八年(1272)农历二月二十二日，时令已入仲春，万物萌动，阳气充盈。这日清晨，东边刚泛出鱼肚白，衡州知府杨文仲已梳洗穿戴好，准备到府衙办事。但见天色尚早，便在客厅的躺椅打起盹来。睡梦中，只见一位持着剑戟的武士从大门闯入，随即大喝一声：“南岳主者来谒！”这一喝，顿将杨文仲从梦中惊醒，他连忙整肃衣襟，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驾临。尚未等他回过神来，从内厢房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婴孩的啼哭声，接着，一个仆人兴冲冲地跑来报告说：“老爷，小姐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杨文仲赶忙迎了进去，只见一个可爱的小男婴正啼哭不止，便喜不自禁，脱口而出：“谢天谢地！”女儿见父亲如此高兴，就说道：“父亲，您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吧！”杨文仲摸了摸这小孩的额头，刚才梦中的情景似乎还在他的脑际萦绕，便略有所思地说道：“难道这小孩果真是衡山道士所赐的吗？既如此，就叫他衡公吧！”这“衡公”，就是虞集。

其实，对于杨文仲和虞集来说，衡州都不是他们的祖籍。那他们又怎么与衡州结下了此段因缘呢？这还得从杨文仲的仕途说起。

杨文仲，字时发，眉州彭山人，宝祐元年登进士第，初任复州儒学教授，又任台州、扬州等地通判，后升为宗学博士、太常丞，终至国子祭酒。《宋史》有传。杨文仲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弱冠即以《春秋》学名于乡里，后又至江浙问伊、洛之学，与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王柏等人往来密切，时人称其学问为“杨氏之学”。

杨文仲还是一位端正廉明的清官，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地方任上，都能身体力行，勤政为民。他初至台州任通判时，当地的官员极尚奢华，每到正月元宵节，就派人到民间搜取灯火，大肆张挂，百姓苦不堪言。有一位下属以为杨文仲也是像其他官吏一样，便问：“府判大人，您需要多少盏灯火？”杨文仲义正辞严地说：“吾燃一灯

足矣！”后来，他又通判扬州，当地官员为邀功请赏，将原来的牙契（古代又称为牙税）由每年的四万缗激增至十六万。杨文仲坚决反对，说：“希赏以扰民，吾不为也。”在任宗学博士期间，杨文仲经常向皇帝阐明“以人为本”的治国之策和“王道”思想。有一次，京畿一带水患兵变，他借机抨击朝中弊政，以警醒皇帝。他说：“……峨冠于于，而每见大夫之乏使；佩印累累，而常虑贪渎之无厌。将习黄金横带之娱，兵疲赤籍挂虚之穴。蚩蚩编氓，得以轻统府；琐琐警遽，辄以忧朝廷。设不幸事有大于此者，国何赖焉？”皇帝听了这番话，一时颇为震惊，但很快又沉湎于荒淫无度的生活中去了。有一段时间，皇帝因纵欲过度，身体不适，连日不上朝。杨文仲心急如焚，连忙呈上一道奏折说：“声色之事，若识得破，原无可好。”言外之意，就是委婉地奉劝他不要耽于声色。皇帝看到这份奏折，“敛容端拱久之”。

遗憾的是，无论宋理宗还是宋度宗，都没有实行真正的“王道”，反是继续重用专制贪蛮的外戚贾似道。贾似道是在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开始把持朝纲的，十多年来，他结党营私，招权纳贿，腐化享乐，置国家和民族存亡于不顾；对于那些稍有民族气节的忠良之士，则不择手段地予以排挤、打击，甚至谋杀。在他的残暴专政下，南宋末年的朝纲腐败混乱，贪风大肆，而北方边警却日益危急，民怨纷起。

贾氏党徒的嚣张气焰，引起了杨文仲极大的不满。某年盛夏，朝廷在临安城中修建富丽堂皇的宗阳宫，拆毁大量民房，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杨文仲见此情形，便向皇帝疏言：“移闾阎之聚，为香火之庭，不得为善计矣！陛下绍祖宗之位，岂以黄、老之居为轻重哉？”第二天上朝，杨文仲又直接将此事面奏皇上，言辞极为恳切。可是，一旁的贾似道竟威胁道：“杨文仲多言！”面对贾氏的嚣张气焰，杨文仲只能暂时退让，却并不屈服于他的淫威。咸淳七年前后，有一个叫彭成大的太学教官，因不慎触怒了贾似道，贾氏

便准备加害于他。这时，杨文仲又挺身而出，多方疏救彭成大。贾似道得知此事又是杨文仲在“作梗”，便将他贬至衡州。

离开了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朝廷，来到相对僻远的衡州，杨文仲本以为可以享受一下山水乐趣了。但是，当他刚到任上时，却发现衡州的政务一点也不轻松，百姓生活十分困苦，而邻省的湖北襄阳又正陷入元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摊派到各地的军饷日见加重。他来不及观赏衡州的奇山胜水，便很快投身到治州为民的工作中。他亲自查访了州县百姓的生活状况，将赋税、军饷按照贫富程度的不同分派到各个地区，这样既能完成上级所摊派的数额，又不致于让贫民无生存之理。为了周济百姓，他还拿出自己所应得的八千石米，成立思济仓，很多贫民都受惠于此。^①

杨文仲出知衡州期间，他的女婿虞汲以黄冈尉之职被派到湖南各地传檄征兵，暂居在他的家里。虞汲与女儿已完婚多年，但一直没有子嗣，作岳父的杨文仲自然有几分焦急。他听当地人说，衡山道观求子颇为灵验。于是，在一个清闲的日子里，杨文仲登上衡山，虔诚祷告，为女婿求子。不久，女儿果然有了身孕。几个月后，小虞集便诞生在衡州了。

有了这样一段经历，再加上小外孙诞生时他所梦见的传奇一幕，于是，杨文仲就为虞集取了“衡公”这一乳名，一来是想为这小孩祈求好运；二来也寓示着他与衡山道教的因缘。南岳衡山是著名的道教胜地。据明代的《衡岳志》记载，东汉末年的道教天师张道陵，从天目山来到南岳，拜谒了这里的青玉、光天二坛，并且礼祝融君祠；到了六朝，道家的一个宗派上清派才正式进入南岳，从此，南岳道教香火十分兴盛，是当地民间的主要精神信仰之一。^②大凡在佳节吉庆之日，或水旱灾异之年，老百姓总要到这里上香火，拜神灵，以求平安吉祥。杨文仲梦见衡山道士托生之事，也许不值得相信，但虞集一生与道教结下深厚的因缘，却是事实。在虞集日后的人生历程中，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其心底始终有着一挥之不